



近二十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

李鹏涛

【提要】 近二十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主要关注农牧业经济的生态环境问题、野生动物保护、林业资源利用与保护、水资源利用、牲畜疾病的环境维度、非洲本土知识和西方科学在非洲环境变迁进程中的作用等方面。相关研究侧重环境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注重分析殖民主义对于非洲生态环境的深刻影响,研究取向契合当前非洲所面临的紧迫的发展问题。当前的非洲环境史研究面临着严峻挑战,主要包括:研究地域不均衡;某些研究领域较少受到关注;可靠的数据资料较为有限。

【关键词】 非洲 环境史 殖民主义 非洲史学史

非洲环境史学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研究非洲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是非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涌现出一批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非洲环境史的研究领域,对于之前的学术观点做出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本文首先简要介绍近二十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的总体状况,然后对于主要代表性观点进行简要评述,并概括总结现有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非洲环境史学的新动向。

一、研究动向

环境史研究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的非洲史学科正在形成,这两个研究领域从一开始就相互影响,环境史逐渐发展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这一时期的非洲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包括:其一,非洲环境史研究从产生之初就与社会史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紧密结合,关注与种族和阶级有关的环境正义问题;其二,强调殖民主义对于非洲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改造以及非洲社会的反应;其三,由于非洲大陆的不同地区在自然环境状况以及发展经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非洲环境史研究从一开始就以微观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环境史研究在延续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取得重要进展,出现了一大批重要论著和学术观点。近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化,主要原因包括:第一,非洲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非洲环境史研究对于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研究涉及生计作物和经济作物生产之间的关系、土地补偿争端、野生动物保护与狩猎、自然资源开发等问题,这些都是当前非洲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议题。第二,非洲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尤其是非洲社会史研究的深化。近年来的非洲社会史研究日益强调殖民经历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非洲大陆的发展

① Jane Carruther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Africa", in John R. McNeil and Erin Stewart Mauldin, eds., *A Compan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ley Blackwell, 2012, pp. 96 - 100.

轨迹,充分揭示出殖民经历的复杂性,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各自内部都是分化的,殖民者将自身观念强加于非洲社会的过程是不均衡的,并且持续遭到非洲社会的激烈抵抗。由于非洲社会遭受屈辱的殖民经历,因此非洲生态环境的变迁反映出资源控制权的激烈争夺。受到非洲社会史研究发展的影响,非洲环境史研究尤其关注环境正义以及消除生态种族主义等话题,注重研究环境资源、土地、野生动植物、石油和矿产资源等议题。^① 第三,受到史学整体发展趋势的深刻影响。例如,跨国史、性别史和科学史、景观研究,这些不同研究视角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环境史研究走向深入。

近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首先,重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相关研究集中关注南非、马拉维、津巴布韦、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以及西非几内亚湾地区,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非洲环境史研究著作。环境史研究领域的专业刊物《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和《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大量刊登非洲环境史研究的研究论文。非洲研究方面的重要刊物,例如《非洲历史杂志》、《非洲历史研究国际杂志》、《南部非洲研究杂志》、《南非历史杂志》和《东非研究杂志》也刊发了大量非洲环境史的研究论文。

其次,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在近年来的非洲环境史研究中,戴维·安德森(David Anderson)、威廉·贝纳特(William Beinart)、丹·布罗金顿(Dan Brockington)、简·卡拉瑟斯(Jane Carruthers)、特伦斯·兰杰(Terrence Ranger)、南希·雅各布斯(Nancy Jacobs)、詹姆斯·麦卡恩(James McCann)、约安·麦格雷戈(JoAnn McGregor)和桑德拉·斯沃特(Sandra Swart)等学者较为活跃。在这些学者的指导下,近年来还出现了大量以非洲环境史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些研究将社会史与环境史结合起来,充分揭示出非洲环境变迁的复杂性。^② 非洲本土学者在非洲环境史研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非洲大陆历史研究团体召开的学术会议常常将环境史作为重要主题,例如南非历史协会和南部非洲历史协会通常将环境史作为研讨会的议题。非洲本土的很多环境史学者还积极参与欧洲环境史协会、美国环境史学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环境史协会主办的学术会议。

最后,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尤其是环境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历史学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是自然科学家较少能接触到的,而自然科学家通常能够提供有关生态环境变迁的科学解释。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威廉·贝纳特、约安·麦格雷戈和理查德·格罗夫(Richard Grove)等人筹办的跨学科的非洲环境史主题研讨会,推出综合运用自然地理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研究方法的非洲环境史著作。

二、主要研究议题

1. 农牧业经济的生态环境问题

非洲农业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尽管当时并未明确将农牧业经济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已经触及相关论题。近年来,非洲农牧业经济的生态环境史研究主要关注如下内容。

第一,非洲土壤保护和农业集约化耕作的环境问题。殖民时代以来的农村土壤保护是非洲环境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戴维·安德森强调,殖民政府宣扬非洲人耕作技术落后导致土壤受到侵蚀,一个重要意图是剥夺非洲人的土地,尤其是在东部和南部非洲。^③ 马丁·尚古西亚(Martin

① William Beinart and JoAnn McGregor, eds., *Social History and African Environments*, James Currey, 2003.

② Sandra Swart,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South Afric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8, No. 3, 2012, pp. 465 - 474.

③ David Anderson, *Eroding the Commons: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in Baringo, Kenya 1890 - 1963*, James Currey, 2002.

Shanguhya)强调,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肯尼亚殖民政府所推行的农业政策存在严重问题,农业商业化与非洲社会传统的维持生计生产、土地所有制以及生态观念难以兼容,因而加剧了生态失衡。^①

第二,畜牧业的历史。近年来的非洲畜牧业史研究主要关注兽医学的制度和职业化、殖民地政府畜牧业政策的作用及影响、自然环境与牲畜疾病之间的关系。一些非洲环境史学家认为,兽医学和昆虫学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目的是确保殖民地白人农场主克服生态环境的限制,应对非洲生产者的竞争。按照这种观点,东部和南部非洲殖民地的兽医部门将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归咎于非洲土著“落后”的畜牧业生产技术,兽医政策反映出殖民地国家、白人移民与被剥夺的非洲民众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②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殖民地兽医学和兽医部门的实际情况极为复杂,例如丹尼尔·吉尔夫耶(Daniel Gilfoyle)的南非案例研究表明,兽医部门为非洲土著在保留地的养牛业提供药浴和注射疫苗服务,这些措施不一定完全是强制性的,也不一定引发政治争议。^③

第三,动植物物种的交换。大量动植物伴随着欧洲移民的迁移而进入非洲大陆,极大地改变了非洲的自然环境,这成为近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例如,西蒙·普利(Simon Pooley)的研究表明,20世纪初南非西开普地区的植物学家极力保护该地区独特的本土植物高山硬叶灌木群,并呼吁抵制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输入南非的植物物种。植物学家的努力与政治家塑造共同的南非白人身份认同的意图不谋而合。^④很多非洲环境史学家通过研究家畜来理解非洲的社会变革。例如,驴伴随着殖民扩张而输入非洲大陆,在非洲社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南非殖民政府以及后来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将非洲普通民众养驴视为对生态环境的严重威胁,殖民统治培养出来的非洲土著精英阶层也对普通民众养驴持敌视态度。^⑤桑德拉·斯沃特关注人类与马匹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美国骑乘马引入开普殖民地和奥兰治自由邦的过程,探讨阿非利加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与壮大。^⑥

第四,农牧业遭受的自然灾害。蝗虫灾害和有毒植物成为近年来非洲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利瑟-马里·范·德瓦特(Lance van der Watt)以20世纪上半叶南非蝗虫灾害为例,强调农业害虫的控制问题,最终反映的是自然资源控制权的激烈争夺。^⑦卡伦·布朗(Karen Brown)关注有毒植物对于南非畜牧业发展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南非大量牲畜死于有毒植物,因此兽医学开始关注有毒植物对于稀树草原的生态影响,并且意识到非洲本土知识的重要性。^⑧

2. 野生动物及其保护

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野生动物保护涉及自然资源的分配与利用,因而是高度政治化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Martin Shanguhya, *Populatin, Tradition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 in Colonial Kenya*,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5.

② Karen Brown and Daniel Gilfoyle, eds., *Healing the Herds, Disease, Livestock Economies and the Globalisation*,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 Daniel Gilfoyle, “Anthax in South Africa: Economics, Experiment and the Mass Vaccination of Animals, c. 1910 – 1945”, *Medical History*, Vol. 50, No. 4, 2006, pp. 465 – 490.

④ Simon Pooley, “Pressed Flowers: Notions of Indigenous and Alien Vegetation in South Africa’s Western Cape, c. 1902 – 1945”,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6, No. 3, 2010, pp. 599 – 618.

⑤ Nancy Jacobs, “The Great Bophuthatswana Donkey Massacre: Discourse on the Ass and the Politics of Class and Gras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6, No. 2, 2001, pp. 485 – 507.

⑥ Sandra Swart, *Riding High: Horses, Humans and History in South Africa*, Wits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⑦ Lance van der Watt, “‘To Kill the Locusts, But Not Destroy the Farmers’: Officials, Farmers and the Plagues of Pharaoh, c. 1920 – 1935”, *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 Vol. 62, No. 2, 2010, pp. 356 – 383.

⑧ Karen Brown, “Poisonous Plants, Pastoral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South Africa, c. 1880 – 1940”,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3, No. 3, 2007, pp. 307 – 332.

第一,殖民时代以来的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对非洲大陆民众的影响。例如罗德里克·诺伊曼(Roderick Neumann)和简·本德·谢尔特(Jan Bender Shelter)分别以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国家公园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为例,分析殖民政府的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导致当地社会的谋生资源和宗教仪式地点被剥夺,酿成非洲农民与公园管理方之间的严重冲突。^① 雅各布·特罗普(Jacob Tropp)以 19 世纪末的开普殖民地为例,分析殖民政府的野生动物保护措施对于非洲人狩猎生活方式造成的严重破坏。^② 约翰·麦肯锡(John MacKenzie)认为,19 世纪末以来非洲殖民地野生动物保护经历了从市场调节向国家监管的转变,使野生动物从“无主财产”转变为公共财产,而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建立是殖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义者以及非洲土著社会之间最终妥协的产物。^③ 麦肯锡有关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历史的解读深刻地影响到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的历史书写。不过,这种观点的普适性近年来受到质疑。例如,兰斯·范·西特尔特(Lance van Sittert)认为不能将麦肯锡的观点照搬到开普殖民地野生动物保护的历史之中,因为开普殖民地野生动物保护的推动力量主要是经济因素。1850 年至 1950 年间,开普野生动物逐渐朝着私人所有权转变,而野生动物的公共所有权仅限于“害兽(vermin)”。^④

第二,欧洲殖民者在野生动物保护进程中的推动作用。这些研究关注自然景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尤其强调殖民者的自然观念在重构非洲景观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关研究强调,正是欧美地区民众对于荒野的关注,推动殖民者—自然保护主义者在非洲殖民地制造出没有人居的自然景观,其中只有宜人的风景和自由游荡的野生动物。伯纳德·吉斯贝尔(Bernhard Gissibl)分析了德属东非殖民者将野生动物保护视作自身的“文明使命”,以此证明殖民化和殖民政策的合法性。^⑤

第三,非洲社会与特定野生动物物种之间的关系。克里斯·罗奇(Chris Roche)关注 19 世纪末开普殖民地跳羚迁徙现象消失的原因。当时的荷兰和英国移民普遍认为跳羚迁徙现象消失主要是牛瘟所致,至今这种观点仍然十分流行。罗奇在深入的档案研究并结合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强调跳羚迁徙现象的消失与牛瘟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而是由于白人移民的过度放牧所致。^⑥

3. 森林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森林资源的利用与保护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是非洲环境史研究的主题之一,相关研究如下。

第一,相关研究修正了有关森林植被变迁的一些流行观念。按照数个世纪以来欧洲殖民者、欧美森林专家的流行观念,几内亚西基杜古(Kissidougou)地区的森林资源由于当地民众的长期肆意砍伐而所剩无几。然而,詹姆斯·费尔黑德(James Fairhead)和梅利萨·利奇(Melissa Leach)的研究表明,该地区原本是没有森林资源的,该地区仅存的森林资源是由当地民众培育出来的。^⑦ 这一研究在

① Roderick Neumann, *Imposing Wilderness: Struggles Over Livelihood and Nature Preservation in Af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Jan Bender Shelter, *Imagining Serengeti: A History of Landscape Memory in Tanzani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Jacob Tropp, “Dogs, Poison and the Meaning of Colonial Intervention in the Transkei, South Africa”,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3, No. 3, 2002, pp. 451–472.

③ John Mackenzie, *The Empire of Nature: Hunting, Conservation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03–204.

④ Lance van Sittert, “Bringing in the Wil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Wild Animals in the Cape Colony/ Province, c. 1850–1950”,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6, No. 2, 2005, pp. 269–291.

⑤ Bernhard Gissibl, *The Nature of German Imperialism: Conserv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Wildlife in Colonial East Africa*, Berghahn, 2016.

⑥ Chris Roche, “‘The Fertile Brain and Inventive Power of Man’: Anthropogenic Factors in the Cessation of Springbok Treks and the Disruption of the Karoo Ecosystem, 1865–1908”, *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Vol. 78, No. 2, 2008, pp. 157–188.

⑦ James Fairhead and Melissa Leach, *Misreading the African Landscape: Society and Ecology in a Forest-Savanna Mosai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非洲环境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伊曼努尔·克雷科(Emmanuel Kreike)有关安哥拉南部和纳米比亚北部的案例研究表明,由于自然资源争夺引发的暴力活动以及饥荒和牛瘟等环境灾害,奥万博人(Ovambo)被迫迁徙到奥万博冲积平原,他们在这里修建水利设施并蓄养牲畜,反映出非洲社会保护和重塑自然环境的能力。^①

第二,非洲社会传统的森林观念。“圣林(sacred groves)”遍布热带非洲各地,是获取林业资源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举行成人礼和献祭仪式的地点,更是观念冲突和资源争夺的关键场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族群和性别认同在这里酝酿产生。迈克尔·谢里登(Michael Sheridan)等人认为“圣林”是以当地社会为基础的非洲生态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圣林”并非一成不变的遗迹,而是生态、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相互交织的产物。^②

第三,森林资源争夺所表现的社会冲突。雅各布·特罗普认为,自然资源获取问题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以来南非社会冲突频仍的重要原因,而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至殖民统治最初所采取的政策。特罗普尤其关注东开普的特兰斯凯地区。该地区在1880年被并入开普殖民地之后,森林管理成为殖民政府控制当地社会的重要手段。农民和官员之间围绕着获取森林资源展开激烈斗争,并且对双方都产生了出人预料的后果。^③ 克里斯蒂安·汉森(Christian Hansen)等人分析了黄金海岸殖民地林业科学的发展过程,揭示出殖民时代林业管理政策与理念之间的差异,从而为当前非洲国家林业政策的讨论提供了有益的历史视角。^④ 乔纳森·罗宾斯(Jonathan Robins)关注殖民时代加纳殖民地政府和当地民众围绕油棕榈树的利用问题而发生的激烈对抗。^⑤

4. 水资源的利用

水资源的利用是近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关注的热点。非洲环境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日益成熟,尤其是殖民和后殖民时期有关环境退化问题的讨论,为分析水资源与非洲社会、文化和政治之间复杂的历史关系奠定了基础。^⑥ 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河流湖泊的历史。南希·雅各布斯关注19世纪以来南非开普省北部和西北省交界处库鲁曼(Kuruman)地区水资源利用方式的演变,以此揭示自然资源争夺所表现的种族冲突。以往的非洲乡村史研究较少关注非洲人与白人移民在利用环境资源和新技术方面的能力差异。雅各布斯通过分析水资源利用方式的变化以及自然景观的变迁,表明白人在南非农村中占据主导地位。^⑦ 约安·麦格雷戈关注百余年来维多利亚瀑布至维多利亚湖之间赞比西河的历史,尤其关注获取赞比西河河水,以及对于河岸土地、河流交通和贸易的控制,以期深入认识赞比西河沿岸民众与外来力量之

① Emmanuel Kreike, *Re-Creating Eden: Land Us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Angola and Northern Namibia*, Heinemann, 2004.

② Michael J. Sheridan,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African Sacred Groves: A Tanzanian Case Stud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52, No. 1, 2009, pp. 73-98.

③ Jacob Tropp, *Natures of Colonial Change: Environmental Rel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Transkei*,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Christian Hansen and Jens Lund, "Imagined Forestry: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Ghana's High Forest Zon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23, No. 1, 2017, pp. 3-38.

⑤ Jonathan Robins, "'Imbibing the Lesson of Defiance': Oil Palms and Alcohol in Colonial Ghana, 1900-1940",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23, No. 2, 2018, pp. 293-317.

⑥ Joost Fontein, "The Power of Water: Landscape, Water and the State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fric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4, No. 4, 2008, pp. 737-756.

⑦ Nancy Jacobs, "The Flowing Eye: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Upper Kuruman Valley, South Africa, c. 1800-1962",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37, No. 2, 1996, pp. 237-260.

间关系的历史演变。^① 约斯特·丰泰因(Joost Fontein)关注津巴布韦的人造湖穆迪利科维湖,该湖建造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非洲自然景观欧化的重要象征。尽管如此,非洲土著社会对于该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持续存在。丰泰因意在揭示自然景观的塑造与津巴布韦政治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②

第二,大坝的历史。在伊丽莎白·科尔森(Elizabeth Colson)关于卡里巴大坝建设以及重新安置通加人的社会后果的研究之后,大量研究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非洲大坝修建的生态与社会影响。^③ 艾伦·伊萨克曼关于卡布拉巴萨水电站(Cahora Bassa)的研究揭示殖民地国家为实现一系列经济和战略目标而采用种种强制手段,并未顾及生态与社会后果。^④ 戴维·休斯(David Hughes)则关注卡里巴大坝的修建与白人身份认同塑造之间的关系。他强调,白人建造的卡里巴大坝以及在商业农场中建造的不同规模的水坝,除了经济功用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白人的审美观念。塑造与欧洲本土极为相像的湖滨景观,有助于殖民地白人身份认同的形成。^⑤

第三,比较研究。海瑟·霍格(Heather Hoag)对西非和东非主要河流资源利用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他分欧洲探险时期、殖民统治建立、殖民主义对于非洲资源的剥夺、非洲民族国家建立以及“发展主义”等阶段进行分析,重点关注河流在现代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应用给河流带来的变化、非洲人和欧洲殖民者对河流资源价值的不同理解。^⑥

5. 牲畜疾病的环境维度

非洲兽医史研究强烈关注环境因素,关注东部和南部非洲的本土兽医知识,以及引发锥虫病、狂犬病和牛瘟的生态与政治因素。这些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动物、人类和疾病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一,昏睡病。爱德华·加尔加洛(Eduard Gargallo)关注“一战”前南罗德西亚政府、当地白人移民和生态保护主义游说者关于应对萃萃蝇和锥虫病的讨论。在白人移民的压力下,南罗德西亚政府优先考虑保护牲畜、消灭萃萃蝇,在必要情况下会采取消灭野生动物的措施。^⑦

第二,牛瘟。非洲游牧民关于牛瘟的认知尤其强调环境因素。例如,理查德·沃勒(Richard Waller)关注东非马赛人和欧洲殖民者对于牛瘟的不同认知及其社会影响。^⑧ 丹尼尔·吉尔夫耶认为牛瘟导致殖民者有关动物疾病及其控制的认知危机,迫使殖民者更加注重借鉴当地民众的防治经验。^⑨ 加里·马夸特(Gary Marquardt)关注环境因素在牛瘟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认为野生动物的规模和水源状况是殖民地国家抗击牛瘟的努力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⑩

① JoAnn McGregor, *Crossing the Zambezi: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on a Central African Frontier*, James Currey, 2009.

② Joost Fontein, *Remaking Mutirikwi: Landscape, Water and Belonging in Southern Zimbabwe*, James Currey, 2015.

③ Elizabeth Colson,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Resettlement: The Impact of the Kariba Resettlement Upon The Gwembe Tong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④ Allen Isaacman and Chris Sneddon, "Toward a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of the Cahora Bassa Dam",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6, No. 4, 2000, pp. 597 - 632.

⑤ David Hughes, *Whiteness in Zimbabwe: Race, Landscape and the Problem of Belonging*,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⑥ Heather Hoag, *Developing the Rivers of East and West Africa: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⑦ Eduard Gargallo, "A Question of Game or Cattle? The Fight against Trypanosomiasis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8 - 1914",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5, No. 3, 2009, pp. 737 - 753.

⑧ Richard Waller, "'Clean' and 'Dirty': Cattle Disease and Control Policy in Colonial Kenya, 1900 - 1940",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5, No. 1, 2004, pp. 45 - 80.

⑨ Daniel Gilfoyle, "Veterinary Research and the African Rinderpest Epizootic: The Cape Colony, 1896 - 1898",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9, No. 1, 2003, pp. 133 - 154.

⑩ Gary Marquardt, "Water, Wood and Wild Animal Populations: Seeing the Spread of Rinderpest through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Bechuanaland, 1896", *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3, No. 1, 2005, pp. 73 - 98.

第三,狂犬病。卡伦·布朗关于20世纪初以来南非狂犬病的历史研究表明,狂犬病是一种农村和城镇都存在的动物流行病,在野生动物和家畜之间传播,对该地区的人类生存构成潜在威胁。20世纪中叶以来,狂犬病案例的增多与殖民时代和种族隔离时代的环境变迁密切相关。^①

6. 西方科学、非洲本土知识与非洲环境变迁

近年来的非洲环境史研究关注非洲环境变迁进程所体现的西方科学与非洲本土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研究强调西方科学对于殖民地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强调农业和医药方面的科学发展有助于强化殖民统治。殖民政府试图利用医学、种族生物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来改造非洲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殖民政府未能重视非洲的本土知识,导致对非洲自然环境的“误读”以及不恰当的干预。^② 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西方科学与非洲环境变迁。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非特兰斯凯、尼亚萨兰、南罗德西亚和坦噶尼喀的相关研究表明,欧洲移民普遍担心非洲人在经济萧条的状况下无法在土著保留地之内生存,从而危及殖民统治。殖民政府日益依赖“科学方法”来应对殖民地发展与生态环境“危机”,这样一种“改善”和“环保主义”话语实质上为强化殖民控制提供了合法性。^③ 不过,也有一些非洲史学家强调生态学、农学和医学在殖民地社会中并不单纯是服务于殖民统治的。例如,鸟类学、昆虫学作为非洲殖民地科学研究的重点,大体上与资源剥夺或殖民统治无关。^④

西方科学观念输入非洲对非洲土著的环境知识和非洲环境造成了深刻影响,这也成为非洲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很多研究者批评林学家、商业农场主和农业专家不加鉴别地将北半球的生态环境观念和土地管理技术运用到南半球。威廉·贝特纳运用跨学科方法详细论述了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⑤ 此后的大量研究揭示出科学理论、政策和管理与非洲殖民地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密切联系。

第二,非洲本土的生态环境知识。近年来的非洲环境史研究开始关注前殖民时期非洲社会的生态环境知识的价值与意义。卡拉瑟斯对帝国和土著的狩猎仪式进行比较,分析非洲社会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约安·麦格雷戈通过分析口头传统的变化探求赞比西河在津巴布韦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当地通加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演变。^⑥ 南希·雅各布斯关于库鲁曼茨瓦纳(Tswana)人的研究表明,尽管前殖民时期非洲社会思想史的研究面临着极大困难,但是很多土著王国和酋邦只是到19世纪末才被征服,当时欧洲旅行家的游记、传教团和殖民政府官方档案相对较多,因此重新解读这些档案文献有助于非洲环境史学家深入认识本土知识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⑦

第三,殖民政府的环境政策所体现的非洲本土知识与西方科学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有关殖民时代坦桑尼亚乌桑巴拉山区的案例研究中,克里斯托弗·孔特(Christopher Conte)强调19世纪末至20

① Karen Brown, *Mad Dogs and Meerkats: A History of Resurgent Rabies in Southern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Helen Tilly, *Africa as a Living Laboratory: Empir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1870 - 195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③ A. Fiona D. Mackenzie, "Contested Ground: Colonial Narratives and the Kenyan Environment, 1920 - 1945",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6, No. 4, 2000, pp. 697 - 718.

④ Nancy Jacobs, *Birders of Africa, History of a Netw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⑤ William Beinart, et al., "Experts and Expertise in Colonial Africa Reconsidered: Science and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Knowledge", *African Affairs*, Vol. 108, No. 432, 2009, pp. 413 - 433.

⑥ JoAnn McGregor, "Living with the River: Landscape and Memory in the Zambezi Valley, Northwest Zimbabwe", in William Beinart and JoAnn McGregor, eds., *Social History and African Environments*, James Currey, 2003, pp. 87 - 105.

⑦ Nancy Jacobs, "The Colonial Ecological Revolution in South Africa: The Case of Kuruman", in Stephen Dovers, et al., eds., *South Afric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 19 - 33.

世纪不同社会群体关于山区生态变迁的认知差异。殖民者将农耕和放牧严格区别开来,并对于复杂的生态变迁做出简单化的理解。非洲农牧民则强调森林、农场和牧场之间的有机联系。^①戴维·戈登(David Gordon)认为,殖民政府出台的环境政策试图压制非洲本土知识,从而重塑非洲本土民众的生活方式,巩固殖民霸权。^②撒迪厄斯·桑瑟里通过研究19世纪90年代坦噶尼喀牛瘟的历史,揭示出德国殖民者并非从一开始就试图用科学技术手段来解决殖民地的问题,而是受到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例如不同学科之间的竞争、财政资源的限制、殖民地国家力量的有限性及其发展目标的变化。^③

三、研究特色与存在的问题

1. 基本特点

近二十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延续与深化了之前的非洲环境史研究。这些研究呈现出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近年来的非洲环境史研究极力纠正有关非洲环境变迁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关于人口压力、环境衰败以及构建全管理机制等话题的讨论经常出现在新闻媒体和世界银行关于非洲的流行描述之中。这些关于非洲生态环境的刻板认知大多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时至今日仍然深刻地影响着非洲的环境治理,也对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针对非洲生态环境的援助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的非洲环境史研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揭示出环境和社会是相互塑造的,非洲自然环境在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同时,本身也有着极大的活力。这些研究通过深入分析社会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力反驳了所谓的非洲社会滥用自然资源的“环境衰败论”。这些研究基于非洲本土知识和档案文献,对于荒漠化、森林毁坏、土壤侵蚀、植被变迁、野生动物消失作为不可逆的生态衰败过程的流行观念提出挑战,甚至质疑这些现象是否在某些地区曾经发生过。非洲环境史学家认为,这些观念的流行并不是因为外部世界的观察家“弄错了事实”或者“无知”,而是因为这些观念符合特定机构或者群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④

第二,近年来非洲环境史研究的取向契合当前非洲所面临的极为紧迫的发展问题。非洲环境史研究从一开始就与非洲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密切关注环境正义问题,尤其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于非洲环境变迁的重要影响。因此,有关殖民时代经历及其遗产的分析在非洲环境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非洲环境史研究揭示出殖民地国家运转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反映出帝国本土、殖民政府以及白人移民群体之间巨大的立场差异。^⑤非洲环境史研究关注殖民与后殖民时代环境变化的连续性,这些研究贯穿了前殖民、殖民和后殖民三个时代。迈克尔·谢里登以坦桑尼亚的北帕雷地区为研究对象,强调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改变了殖民时代的制度,但是未能保持殖民时代水资源、灌溉和森林管理的集体财产体制,农民侵占并瓜分了共有土地。政府对环境管理能力的下降以及对环境保护价值的怀疑,

① Christopher Conte, *Highland Sanctua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anzania's Usambara Mountai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David Gordon and Shephard Krech, eds,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Africa and North Ame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Thaddeus Sunseri, "The Entangled History of Sadoka (Rinderpest) and Veterinary Science in Tanzania and the Wider World, 1891 - 1901",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89, No. 1, 2015, pp. 92 - 121.

④ Melissa Leach and Robin Mearn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Policy", in Melissa Leach and Robin Mearns, eds, *The Lie of the Land: Challenging Received Wisdom on the African Environment*, James Currey, 1996, pp. 1 - 33.

⑤ Wesley Mwatwara, "'It is No Use Advising Us! Command Us and We Will Obey': Livestock Management, Soil Conservation and the State in Southern Rhodesia, c. 1930 - 1950",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21, No. 4, 2015, pp. 567 - 596.

间接地影响到北帕雷地区的环境状况。^① 格雷丝·卡斯维尔(Grace Carswell)强调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环境话语的连续性,揭示出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发展”仍然是外部力量所推动的。^② 这些研究还强调提升社会和生态适应力,而非单纯地建立生态保护机制,是应对21世纪非洲环境变迁的关键。

第三,近年来的非洲环境史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非洲环境史关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整个非洲大陆造成的普遍影响,同时也关注不同地区环境变迁的显著差异。西非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较少,研究较多关注非洲本土的知识与实践,尤其是旱灾和饥荒问题。东非环境史学家主要关注人口和疾病史,例如昏睡病,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非人口的显著下降。在沙漠环境和耕地匮乏的背景下,北非环境史研究主要关注贸易、城镇化和土地争端等问题。南部非洲环境史研究则主要关注野生动物保护、南部非洲白人移民殖民地和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环境政策。

第四,非洲环境史研究深受史学整体发展态势的影响。例如,跨国的环境史研究近年来日益受到关注,因为环境史提出了不同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③ 跨国转向在南非环境史研究中尤其流行,相关研究强调从印度洋世界或者大西洋世界的整体来研究南非环境史。^④ 野生动物保护史研究也显现出跨国的趋向。例如,克拉珀顿·马旺加(Clapperton Mavhunga)等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南非政府劝说邻国建立跨境国家公园的尝试之所以遭到失败,主要是因为各国内部畜牧业利益与野生动物保护利益之间的激烈竞争,相关国家农业和贸易利益的冲突以及地区政治因素的影响。^⑤

近年来的非洲环境史研究注重从性别维度展开分析,关注非洲妇女与男性在特定自然环境中的相互关系。^⑥ 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是亨丽埃塔·穆尔(Henrietta Moore)等人有关殖民时代赞比亚奔巴人“希特梅尼(citemene)”耕作体系的研究。“希特梅尼”在奔巴语中的意思是“通过砍树变成庄稼的土地”,这是奔巴人烧荒农耕的方式,由男性负责砍树,女性则从事农耕。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英属南非公司和天主教传教团试图确立对奔巴族酋长辖区的控制,开始对“希特梅尼”采取干预措施。奔巴族酋长认为控制“希特梅尼”是自身“传统”权力的一部分,也是奔巴族男性气概的表现。无论是殖民者还是奔巴酋长都有意忽视奔巴妇女在“希特梅尼”生态体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⑦ 朱迪思·卡尼(Judith Carney)等人认为,在西非的农村地区,性别角色是高度分化的,从而导致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的重要差异。由于在获取和利用当地植被方面的显著差异,非洲男性和女性也形成了关于自然资源的不同认知。^⑧

近年来的非洲环境史研究还受到其他地区环境史研究的深刻影响。例如,野火是塑造自然环境

① Michael J. Sherida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Independence and Socialism in North Pare, Tanzania, 1961 – 1988”,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5, No. 1, 2004, pp. 81 – 102.

② Grace Carswell, “Continuities in Environmental Narrativ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9, No. 1, 2003, pp. 3 – 30.

③ Libby Robin and Jane Carruthers,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Biolog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Vol. 44, No. 1, 2011, p. 6.

④ Greg Bankoff and Sandra Swart, *Breeds of Empi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orse in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ern Africa, 1500 – 1950*,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7.

⑤ Clapperton Mavhunga and Marja Spierenburg, “‘Transfrontier Talk, Cordon Politics’: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Great Limpopo Transfrontier Park in Southern Africa, 1925 – 1940”,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5, No. 3, 2009, pp. 715 – 735.

⑥ Tmara Giles-Vernick, “Doli: Translating an Af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Loss in the Sangha River Basin of Equatorial Africa”,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1, No. 3, 2000, pp. 373 – 394.

⑦ Henrietta Moore and Megan Vaughan, *Cutting Down Trees: Gender, Nutrition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Zambia, 1890 – 1990*, Heinemann, 1994.

⑧ Judith Carney and Marleene Elias, “Revealing Gendered Landscapes: Indigenous Female Knowledge and Agroforestry of African Shea”,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40, No. 2, 2006, pp. 235 – 267.

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欧美环境史研究中已经受到关注,近年来的非洲环境史研究也开始关注野火在塑造非洲自然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西蒙·普利关注桌山和开普半岛,这里是好望角植物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就物种构成、具体分布和生物多样性而言,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野火是该地区很多植物生命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了人类与该地区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人类社会则通过改变自然面貌、防火措施、种植外来树种以及植被保护等方式影响着野火的爆发周期。^①

2. 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第一,非洲环境史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并不均衡,现有研究较多关注南部非洲。以《环境与历史》杂志为例,据笔者统计,自该刊创刊至2017年,共刊发非洲环境史方面的论文42篇,其中关于南部非洲的共计25篇,关于东非的有8篇,关于西非的有6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洲环境史研究的地区不均衡状况。即便是以非洲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著作,基本上也是以非洲不同地区的具体案例研究为主。^②这种研究不均衡的原因主要包括:非洲大陆自然环境和历史的丰富多样,跨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普遍存在;有关非洲历史生态学或者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基础薄弱;文字资料较为匮乏。^③

第二,某些研究领域仍然较少被涉及。关于疾病的环境维度,城镇化的环境史,非洲工业化进程中的污染问题,非洲野生动物和自然景观的文化意蕴,矿藏和自然资源的采掘,以及野火在生态变迁进程中的作用,这些方面的研究总体上仍然较少。而且,现有的非洲环境史研究较少将人类活动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变迁置于非洲环境变迁的长时段之中加以考察。此外,尽管已经有大量有关生态帝国主义的研究,但是从全球史视野探讨非洲环境史的研究论著仍然较少。尽管非洲环境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其他学科的资料的重要价值,但是非洲环境史研究仍然较少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合作,例如古气候学、古生物学、兽医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视觉艺术和文学等人文学科。非洲环境史研究目前仍然以史学研究为主,还未发展成为富有活力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第三,可靠的数据资料较为有限。正如丹·布罗金顿在有关坦桑尼亚姆科马齐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案例研究所指出的,针对畜牧业过度发展导致该保护区环境衰败的观点,我们很难予以驳斥或者证实,因为有关该野生动物保护区环境变迁的资料十分有限,严重阻碍了我们对生态环境变迁的深入评估。^④英国殖民史研究和英帝国研究方面的文献资料较为丰富,因此原英属非洲殖民地所受到的关注远多于其他地区,尤其是南部和东部非洲。而且,目前非洲环境史研究可以获取的档案文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此研究较多集中在殖民时代以及非洲国家独立的初期。

(作者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邮编:321004)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吴英)

① Simon Pooley, "Fire, Smoke and Expertise in South Africa's Grasslan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23, No. 1, 2018, pp. 28-55.

② James McCan, *Green Land, Brown Land, Black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Africa, 1800-1990*, James Currey, 1999; William Beinart and JoAnn McGregor, eds., *Social History and African Environments*; Gregory Maddox, *Sub-Saharan Africa: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BC-CLIO, 2006.

③ Jane Carruthers, "Africa: Histories, Ecologies and Societi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Vol. 10, No. 4, 2004, p. 386.

④ Dan Brockington and Katherine Homewood, "Degradation Debates and Data Deficiencies: The Mkomazi Game Reserve, Tanzania", *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Vol. 71, No. 3, 2001, pp. 449-480.

narrativ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to the linear model of Western experience, which became the prototype of the narrative and the symbol of “modernization” in later ages.

A Forgotten Pioneering Work in Renaissance Studies: A Review of Lorenzo Pignotti's *History of Tuscany* // Zhou Chunsheng

Italian historian Lorenzo Pignotti's *History of Tuscany* was published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a pioneering work on Renaissance Studies in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e concept “New Athens” is the dominant theme throughout the entire book. The author intends to show that ancient Athens in Greece was the source of Western culture. Florence and Tuscany succeeded its position, and became the origin of the revival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in modern Italy as well as the center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ulture. The concept of “New Athens” contains the way in which Pignotti interprete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taly from the fourteenth to sixteenth century, and some academic highlights. It sheds new light on the studies of the Renaissance as well as cultural history.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Roman Empire in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 Lv Houliang

As the only extant example of ancient Greek *periegesis*, *Description of Greece* by traveler Pausanias who lived in the Nerva-Antonine Dynasty offers one type of unique cultural memory to its readers. On the one hand, Pausanias generally ignores or criticizes the cultural relics, institution and history of Greece under the reign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excludes relevant elements from the cultural memory of “Greece in freedom.” On the other hand, he intentionally establishes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ancient Greek history and the philhellenic policies of the Roman emperors in reality, thereby bestows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relevance upon the cultural memory in *Description of Greece*. The unique structure of the cultural memory of Pausanias reflects the character of *hypolepse* in the historical view of ancient Greek intellectuals, and to some extent proves the success of the philhellenic policies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second century A. D.

History Writ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text: Howard Zinn's *People's History* and Its Impact // Liu Dingyi

Howard Zinn is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New Left movement, known for his progressive and critical 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His masterpiece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re-interprets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the “people.” Upon reflection of the “American Creed” which is centered on the Anglo-Protestant culture, he points out that the white racism, Elitism, gender discrimination are implicitly embedded in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writing. Zinn's book gained great influence. New categories of historical analysis such as “race,” “gender,” and “class” have dominated historical writing in America since the 1970s, and Zinn's people's history represents the trend. Inside and outside academia people are debating on the radicalism embodied in Zinn's historical writing. Not only does it indicate the impact and polarizing power of historiography on political values after it reaches the society, but also the enormous pressure that the tensions between academics and politics have o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It further reflects the disagreements and challenges that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ians face on the issues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Progress on the Study of Af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 Li Pengtao

The study of Af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during the last twenty years. Its main topics cover the following areas: ecological factors concerning farming and stockbreeding industries, wildlife protection, usage and protection of forest resources,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 ecological dimension of livestock diseases, the local knowledge and western sc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African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so on. The study of Af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ombin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in its methodolog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colonialism on African environment, and closely follows the questions of development that are urgently presented to Africa today. Despite its achievements, the study of Af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For example, the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Eastern and Southern areas in Africa, especially the Anglophone zone, while many other areas are being neglected. Scholars still struggle to find reliable data and archival materials as well.